

红枫叶丛书

吴承学 著

旨永神遥 明小品



汕头大学出版社

旨永神遥

明小品

吴承学 著

1997.03

明遥神永旨小品

吴承学 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粤新登字 1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旨永神通明小品 / 吴承学 著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7. 7

ISBN7-81036-206-2/I·31

I. 旨…

II. 吴…

III. 明代小品—散文评论—文学

IV. I2

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66 千字 印数: 0 ~ 5000 册

定价: 12.00 元

序

想起古代一个故事。宋代大学者司马光一次想卖掉自己的坐骑,他交代卖马的老兵道:“这匹马夏天以来患有肺病,如果有人来买,请先说明。”老兵笑他太愚拙。不过,也有人欣赏这种态度,明代的黄淳耀称赞他说,这就是佛教的“直心道场”,他还说,“吾人立诚,当自不妄语始”。用现在的话来说,司马光的行为大概近于“实事求是”的精神。我想,这也是学术研究应有的态度。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我始终追求这种“立诚”“不妄语”的态度。

晚明小品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贬抑和忽视,但近年又被推崇到不甚合适的地位上了。如何恰如其分地评价晚明小品,是一个值得深究的、兼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如何评价晚明小品的价值与地位呢?

我认为晚明小品在传统古文之外,另立一宗,它们不但走出“文以载道”的轨辙,而且逸出古文体制,以悠然自得的笔调,以漫话和絮语式的形态体味人生。晚明小品淡化了“道统”而增强了诗意,这可以说是其主要的特点。这种特点既包含着长处,也包含着短处:它在自由地抒发个性,真实地表现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感世界方面,比传统古文更为灵活自如。而传统古文在规模、气魄、格调和法度方面,在其思想内涵和历史深度方面,则是晚明小品文难以望其项背的。晚明小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能忽视,但也不应不切实际地拔高。我们在欣赏晚明小品之时,亦应看到它的一些流弊;在品鉴晚明文人的风流格调时,也不要忽略他们的不良习气。晚明小品“独抒性灵,不拘格

套”，富有创造性，它开拓了文学散文表现的疆域，然而它在总体上又表现出某种狭隘性。不错，抒发性灵，当然是文学创作题中应有之义；然“性灵”二字，固然重要，文学表现的对象却绝不止于此。若“独”抒性灵而不及其它，则窄矣。闲适固然也令人向往，但这只是生活的一个方面，而绝不是一切。

晚明小品是晚明文人心态真实而形象的写照。这些小品，素以清高、淡远、萧散、倜傥而著称，然而同时也反映出晚明某些文人浮躁、不安、狂放、压抑、困惑、焦灼和痛苦。那个时代既是“个性解放”，又是人欲横流，文人们大胆地追求现世的乐趣和享受，他们放荡风流，同时不少人也难免沾染上卑俗化、市侩气，也投入到纵欲的狂澜之中，而难以自拔。

一丘一壑，一亭一园，固足令人玩味不已，然若留连忘返，以为天下之美尽于此，而不知此外复有名山大川、北海南溟，则陋矣！晚明小品空灵闲适，亦足令人称赏，然若以为中国文学之精妙尽于此，或以为此即是古典散文之最精妙处，则亦陋矣！

在悠久的历史中，那些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作家，那些与社会现实和人民群众休戚相关而且表现出正大刚强审美理想的作品，才是中国文学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晚明小品，尽管佳妙，毕竟还是小品。它们是古代文学优秀传统文化主体的补充，当然是一笔相当精采的补充。

这本小书，是我研读晚明小品的札记随笔。我想重点介绍晚明小品主要的作家，实事求是地概括出它表现在思想情趣与艺术形态上的总体特点，既道出其妙处，也揭示出其弊端，让读者比较真实、全面地认识晚明小品。我更希望读者不仅喜爱晚明小品，而且能进一步去探索、欣赏古典文学中更为宏大、崇高的艺术世界。

吴承学

1997年2月于中山大学

目 录

序	(1)
1. 追源溯流说文体	(1)
2. 旨永神遥明小品	(8)
3. 悲怆颓放徐青藤	(15)
4. 豪气凌人李卓吾	(21)
5. 澄怀涤虑屠长卿	(29)
6. 清丽雅致汤显祖	(35)
7. 逸笔草草张大复	(40)
8. 云间闲鹤陈眉公	(46)
9. 周详平和袁伯修	(53)
10. 任情适世袁中郎	(58)
11. 坦率奇诡袁小修	(64)
12. 矜炼深刻钟伯敬	(71)
13. 幽峭奇诡谭元春	(78)
14. 竟陵文笔写帝京	(85)
15. 奇诡谑浪王思任	(92)
16. 大俗大雅张宗子	(99)
17. 林泉高致《寓山注》	(106)
18. 壮士情怀徐霞客	(112)
19. 隽永简约清言体	(119)
20. 闲情逸韵清赏篇	(126)
21. 风流香艳《悦容编》	(134)
22. 乱点异代鸳鸯谱	(141)

-
- | | |
|-------------------|-------|
| 23. 笑话连篇兼雅俗 | (146) |
| 24. 佻薄无耻杂相陈 | (153) |
| 25. 放荡侈靡竞相高 | (160) |
| 26. 网中鱼鸟不平声 | (166) |
| 27. 药方拈来成小品 | (173) |
| 28. 无章无句妙成文 | (180) |
| 29. 清人轻蔑明小品 | (187) |
| 30. 二十世纪小品热 | (194) |

1. 追源溯流说文体

小品,这是人们比较熟悉同时也不甚了了的文体。我们都知道哪些作品叫“小品”,但假如要为“小品”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却是一道不易解答的问题。

细究起来,“小品”是一个颇为模糊的文体概念,它不像小说、戏曲、诗词、骈文等那些文体,在艺术形式上有某些鲜明具体的标志与特点;其实更准确地说,“小品”是一种“文类”,或者说是宽泛意义上的文体,它可以包括许多具体的文体。事实上,在晚明人的小品文集中,许多文体如序、跋、记、尺牍乃至骈文、辞赋、小说等几乎所有的文体都可以成为“小品”。不过,综观大多数被称为“小品文”的作品,仍然有其大体上的特点,但这种特点不是表现在对于体裁的外在形式的特别规定,而主要在于其审美特性,这种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小”。这便是篇幅短小,文辞简约,独抒性灵,而韵味隽永。

我们今天所谓的“小品”是一个文学概念,但它却是来源于佛经的。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文学》引释氏《辨空经》说:“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鸠摩罗什翻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二十七卷本与十卷本两种,一称作《大品般若》,一称作《小品般若》。所以“小品”的原意是与“大品”相举而言的,小品是佛经的节文。小品佛经因为简短约略,便于诵读、理解和传播,故颇受人们的喜爱。如六朝的张融《遗令》就写道:“吾平生所善,自当凌云一笑。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临死尚念念不忘“小品”,可见其受欢迎之一斑,但“小品”一词在当时并

不具备文学文体的意义。这种情况延续很长时间,一直到了晚明,人们才真正把“小品”一词运用到文学之中,把它作为某类作品的称呼。这可以从当时的出版物的名称得到有力的旁证。晚明有不少以“小品”命名的散文集子,专集如陈继儒的《晚香堂小品》、陈仁锡的《无梦园集小品》、王思任的《文饭小品》、潘之恒的《鸾啸小品》、朱国桢的《涌幢小品》等;选本如王纳谏的《苏长公小品》、陈天定《古今小品》……而小品文在晚明也从古文的附庸独立而成为自觉的文体。

为什么小品会在晚明勃然兴盛,这有其文学内部的原因。一方面明人继承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赋予小品以独立的艺术品格,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小品的艺术特性,使小品成为一种富于个性色彩、表达相当自由的文体。

杨柳依依,绿树成荫,并不是在一朝一夕长成的,温润的气候和肥沃的水土还需要种子和时间的培育。尽管小品一词到了晚明才具有文学文体的内蕴,但从文学内部发展来考察,中国古代小品文可谓源远流长,关于小品文的起源有人甚至追溯到诸子散文,如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中就认为在先秦诸子和一些历史典籍中,已有小品文的雏形了。比如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他认为此一章只一句话,即可认为是文学的,我们可目之为文学中之小品。又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认为此章仅两句,但亦可谓文学,是文学中之小品。((《中国文学讲演集》))先秦诸子那种情味隽永的格言式语录,从广义的小品文形式来看,也可算是此中珍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已经出现大量可真正称为小品文的文章,除了《世说新语》之外,像陶潜的《桃花源记》、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吴均的《与朱元思书》乃至《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中的篇章,它们不但是成熟的小品文,而且在艺术上也达到佳妙绝伦的境界。而在唐宋的散文中,小品杰作更是数不胜数

数了。

晚明小品尽管渊源久远,但在前代作品中,六朝小品与宋人小品对晚明小品影响最大。

首先特别值得一提的当然是《世说新语》一书。此书在晚明影响很大,被文人们奉为圭臬,成为名士、文人清谈的经典。如邢侗在《刻世说新语抄引》中说:“盖自隆、万以来,而《世说新语》大行东南天地间,若发中郎之帐,而斫淮南之枕,口不占不得中微谈,士不授不得称名下也。”晚明人之所以喜爱《世说新语》,主要是因为喜爱魏晋的清谈风气和放达之风,但同时也与喜爱其文采风流有关系。《世说新语》精要简远,高情远韵,令人回味不已。晚明小品也喜欢采用《世说新语》式的语言,如孙七政的《社中新评》,品评了四十三位诗社中的诗人,如:

莫廷韩为人正,如淮南小山作《招隐》,悲怀远意,不出骚家宗旨。而以气韵峻绝,独称高作,宜其为风流宗。

张仲立为人才高灿发,而托意幽玄。正如冰壶秋月,本宜着烟霞外去,乃强命名适俗,故少年即多子建忧生之嗟。

张幼于为人好贤如渴,有古人风。前辈风流,萧索殆尽,若非之子,吴门大为岑寂。是于我辈中,有中兴功。

康山人幽致洒然,直意其闲猿野鹤群耳;及为君死友万里负骨,竟有铁石心肠。岂惟山人,抑且国士。(《明文海》)

这种品评都是重精神而略皮相,以匠心独运的形象性语言,来反映人物的风神个性,颇得《世说新语》之髓。

晚明小品中书札也明显受到《世说新语》的巨大影响。现以《尺牍新钞》中刊载的晚明书札为例:

深院凉月，偏亭微波。茶烟小结，墨花粉吐。梧桐萧萧，与千秋俱下。

诗文非怨不工。我于世无憾，遂断二业。

自去年已来，万事了不动心，惟见美人不能无叹。

小窗秋月竹影之间，时杂幼清，不若元常轩后，止见万竿相摩，了无一人影也。（卷之二·宋懋澄）

中年哀乐易感，触事销魂，虽复强颜应世，而内怀愤愤。每一念至，卒卒欲无明日。雨中抱郁，且人境尘喧，悲秋之士，极难为情也。稍朗霁，西出图面。不尽缕缕。

仆平生无深好，每见竹树临流，小窗掩映，便欲卜居其下。（卷之二·莫廷韩）

入夏哲学闭关，益懒酬对。驰思足下，如暑月凉风，招摇不能去怀抱。（卷之四·茅维）

这些语言正得六朝之风流余韵，不管是有意摹拟还是无意识的影响，总之形神兼似《世说新语》，有些甚至置于《世说新语》之中，也并不多让。

与六朝文相比，明代在文化上的联系与宋代更为密切，宋代散文小品对于晚明小品的影响更为直接也更为广泛。宋代散文繁荣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宋人的笔记、笔谈、杂记、笔录、随笔极多。而欧阳修、苏轼、黄庭坚这几位文学大师的随笔作品对晚明文人的小品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欧阳修那些尺牍、题跋、随笔、札记涉笔成趣，优美而隽永，具有一种摇曳的“六一风神”。东坡的散文短制如行云流水，纯任本真；萧散简远，高风绝尘，不求妙而自然高妙。它们虽然不以小品命名，而实是小品文中的无上佳作。徐渭最佩服东坡，他在《评朱子论东坡文》中说：“极有布置而了无布置痕迹者，东坡千古一人而已。”明人王圣俞在选辑《苏长公小品》时说，“文至东坡真是不须作文，只是随事记录便是文。”东坡小品兼有魏晋之

洒脱和六朝之隽永，而自成一家。东坡对于晚明各种流派的作家都有巨大影响。虞淳熙曾生动地比喻说：“当是时，文苑东坡临御，东坡者，天西奎宿也。自天堕地，分身者四。一为元美，身得其斗背；一为若士，身得其灿眉；一为文长，身得其韵之风流，命之磨蝎；袁郎晚降，得其滑稽之口，而已借光壁府，散炜布宝。”（《徐文长文集序》）这正是形象地说明在晚明许多著名作家身上，都得到东坡某些方面的艺术真传。

宋人优秀的作品，为晚明小品创作提供了艺术上的借鉴。晚明小品文作家在其中吸收大量的精华。袁宏道在《答梅客生开府》中写道：“邸中无事，日与永叔、坡公作对。”袁中道《答蔡观察元履》把苏轼的作品分为“高文大册”和“小说小品”，并明确地表明自己的审美兴趣：“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在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苏东坡对于明人影响，首先在其放旷潇洒、豪放乐观的文化人格方面，而在文学方面，东坡也是晚明小品作家的导师。东坡小品的萧散自如，高风绝尘，自是使晚明文人所倾慕不已的，东坡的幽默与机智也是晚明文人所喜欢的风格。东坡往往是以幽默、滑稽来排遣、化解忧愁和苦闷。古人称东坡“以文笔游戏三昧”（《庚溪诗话》），又说“东坡多雅谑”（《独醒杂志》），而东坡的不少作品都标明是游戏之作。晚明小品受到苏东坡小品很大的影响，染上幽默和游戏色彩。晚明的嘲谑、雅谑对象有诗朋文友、酒侣茶伴，既可嘲人，也可自嘲，增添社交生活中的乐趣。

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之四中“山静日长”一段文章：

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

竹,与麝狝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漱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观之。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边;邂逅园翁溪友,问桑麻,说粳稻,量晴校雨,探节数时,相与剧谈一饷;归而倚杖柴门之下,则夕阳在山,紫绿万状,变幻顷刻,恍可人目,牛背笛声,两两来归,而月印前溪矣。

现代作家郁达夫在其《清新的小品文字》一文中引用了以上这段文字之后评论道:“看了这一段小品,觉得气味也同袁中郎、张陶庵等的东西差不多。大约描写田园野景,和闲适的自然生活以及纯粹的情感之类,当以这一种文体为最美而最合。”(《闲书》)事实上,我们在晚明小品中所看到的生活情趣与艺术技巧,大多已经充分地表现在宋人小品之中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艺术地感受和表现自然与生活方面,宋人小品也是晚明小品的前驱,

题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始于唐宋。明人吴讷《文章辨体》说:“汉晋诸集,题跋不载;至唐韩、柳,始有读某书及读某文题其后之名。迨宋欧、曾而后,始有跋语,然其辞意亦无大相远也,故《文鉴》《文类》总编之曰题跋而已。”从小品艺术的角度看,宋人的题跋对晚明小品文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晚明人喜欢苏、黄,主要喜欢其题跋一类的小品。钟惺《摘黄山谷题跋语》文中认为,题跋之文,可以见出古人的精神本领,“其一语可以为一篇,其一篇可以为一部。山谷此种最可诵法。”而从黄庭坚的题跋中,可“知题跋非文章家小道也。其胸中全副本领,全副精神、借一人、一事、一物发之。落笔极深、极厚、极广,而于所题之一人、一事、一物、其意义未尝不合,所以为妙。”陈继儒也说:“苏黄之妙,最妙于题跋,其次尺牍,其次词。”(《苏黄题跋

小序》)其钟情于宋人题跋,于此可见一斑。明人毛晋所辑的《津逮秘书》,以宋人的题跋为一集,并在《东坡题跋》的附识中称苏东坡、黄庭坚为“元祐大家”,又说:“凡人物书画,一经二老题跋,非雷非霆,而千载震惊,似乎莫可伯仲。”题跋之所以受到重视,主要是其形态短小灵活,不拘格套,符合晚明人的兴趣,这也是晚明出现大量题跋作品的一种原因。

我有一种看法,以为明代文学受唐宋影响极大,但在不同文体之中,影响又颇有不同。明代的诗歌受唐诗影响最大,而明代的散文似得益于宋文者最多,小品文也是其中的例子。

2. 旨永神遥明小品

尽管不同作家存在着不同的创作个性,但同一文体的作品,在总体上总是会呈现出一定规范的文体特征。古人说过,论文以体制为先。在谈了晚明小品的艺术渊源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晚明小品在艺术形态上的特点。

从文体形式的发展来看,晚明小品在中国散文史上是相当有特点的。

传统古文的发展有一个历史进程。先秦两汉文,无规范可求,但浑浑瀚瀚,妙在无法之中。到了唐宋时代,在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大家的努力下,古文的体制已发展完备,并达到极致,其篇章结构、起承转合、句法字法、修辞技巧、文脉节奏等等,都有法度可求。比起秦汉文来,唐宋古文的技巧更容易为后人所学习,明清两代取法唐宋文的人极多。明初人学习古文,或师承秦汉,或取法唐宋。尽管成就不小,然大多是文以载道的产物,其内容庄重与正统。唐宋派的文章篇幅短小,感情真切,又十分注重在生活琐事中捕捉到悠长的情韵,其小品味逐渐浓厚。但是在艺术法度和表现手法上,唐宋派仍执意向古人学习,学古目的是领会和掌握古人作文之法。而到了晚明的小品文,情况却截然不同,它们已在传统古文之外,另立一宗,形成自己的文体体制,在思想情趣与表现形式方面,都有迥异于传统古文之处。晚明小品与明代前中期散文相比,在艺术形式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从复古摹古转向师心自运,从传统的古文体制中解放出来。传统古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一套格式布局、结构、遣辞、造句、字法、句法、章法等等,到了

晚明小品中,皆化为清空一气。晚明小品卸下文以载道的沉重负担,洗净冠冕堂皇的油彩,从而以悠然自得的笔调,以漫话与絮语式的形态轻松而自然地体味人生与社会。

小品是一种让人感到亲切的文体,大概可以说,在各种文体之中,小品最为自由,它相当接近真实的生活和个人的情感世界。小品可以说是无拘无束的:形式上可以是随笔、杂文、日记、书信,也可以是游记、序跋、寓言等等;内容可以言志,可以抒情,可以叙事,可以写景,可以写人,可以状物;其风格,可以幽默,可以闲适,可以空灵,亦可以凝重。晚明小品作家们似乎信手拈来,漫不经心,兴之所至,随意挥洒。它不像小说戏曲那样要苦心经营情节结构、塑造人物性格,也无须像古文那样讲究起承转合、纵横开阖之法,更不用像诗歌那样追求句式工稳、音韵和谐。总之,到了晚明小品文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文体王国中最为自由的“公民”。

晚明小品作家本身对于小品文的审美特征已经十分明确。比如王思任的《世说新语序》中就说:“兰茗翡翠,虽不似碧海之鯨鯨;然而明脂大肉,食三日定当厌去。若见珍错小品,则啖之惟恐其不继也。”(《王季重十种·杂序》)王思任是借用杜甫诗的意思来说明小品与传统古文的区别的。杜诗云:“或看翡翠兰茗上,未掣鲸鱼碧海。”(《戏为六绝句》)杜甫把小巧玲珑的作品比喻为珍禽戏弄在兰花香草之上;把气势雄伟的诗篇比喻为鲸鱼飞航于碧海之中。杜甫本意是在呼唤着雄浑诗风的。王思任把小品文比喻为“兰茗翡翠”,首先肯定其总体审美价值虽然比不上“碧海鯨鯨”,但又自有其价值。他接着把“小品”和“大肉”相对,并指出其“清味自悠”的美学特点。大鱼大肉营养固然好,但用不了几天,人们便吃厌了;此时如果出现一碟风味小菜,食客们当然更为喜爱了。在王思任看来,小品文便是文学上的“珍错小品”。应该说,这种比喻是十分精采的,因为它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小品的特点和价值,既不贬低也不拔高。从

这点看,我们一些当代的学者对于晚明小品的评价尚不如古人那样实事求是。

从美学上看,晚明小品与传统古文的差异是明显的。简而言之,传统古文是气势义理取胜,而晚明小品则大多以意境情韵动人了。在审美风貌上,传统古文如崇山峻崖,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晚明小品则如幽林曲涧,如云如烟,如空谷之足音。这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大转折。然而与传统古文相比,晚明小品的文体特点和长处同时也包涵着不足。可以说,晚明小品“虽小亦好,虽好亦小”。用晚明人形容晚明小品的话,便是“幅短而神遥,墨希而旨永”。(唐显悦《媚幽阁文娱序》引郑超宗语)这两句话对于明人小品的概括真是妙极了。《四库全书总目》评祝允明的文章“潇洒自如,不甚倚门傍户,虽无江山万里之巨观,而一邱一壑,时复有致”。(卷一七一)这句话几乎可以拿来移评晚明小品的主体风貌。

晚明小品的笔调,以明畅轻灵为主,其叙事简洁明快,其言情缠绵委婉,其评论谈言微中,曲折回环,自成佳境。读晚明小品,如与朋友围炉对谈,推诚相与,相视莫逆。晚明小品的表现技巧是相当高超的,如杜浚的尺牋《复王于一》:

承问穷愁,如何往日。大约弟往日之穷,以不举火为奇;近日之穷,以举火为奇,此其别也。(《尺牋新钞》卷之二)

此信是回答朋友问候的,其文笔简约而微妙。所言不过说与往日相比,每况愈下之意,但直说则近于诉苦而且索然无味了。作者比较说,往日的穷苦,间或断炊,别人感到惊奇;如今则穷至于以断炊为常事,能做上一顿饭,似乎成为新闻!如此捉襟见肘的穷,却被作者说得这样调皮。寥寥数句,就显出作者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